■責任編輯：張岳悦 2015年2月24日(星期二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三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步速有玄機

■劉誠龍

大宋傳來了喜訊，宋仁宗聖體康癒了。太監腳不點地，腳步如雞跑，飛報宰相呂夷簡，太監說，皇上龍體恢復健康了，可以擔當皇命了，請呂宰相馬上去商議國事。「是嗎是嗎？那好那好。」呂夷簡聽說仁宗起死回生，心裡也是高興的，卻對太監說，好的好的，等我下完這盤棋，「呂許公聞命，移刻方赴召。」如女人上街一般，梳頭、打粉、塗紅，呂夷簡赴召命，拖拖沓沓，婆婆媽媽，遲延了好久，才邁腳出門，隨太監去金鑾殿。

皇上凡胎，感冒發燒也是常常有的，頭痛腦熱也難免。宋仁宗這回得了大病，躺在特護殿（普通人的病房是叫室，一間房而已，仁宗的病房那也是宮殿），「仁宗服藥，久不視朝」，「新聞記者」們，倒計時似的，天天給報道，皇帝十天沒露臉，皇帝十五天沒視察了，皇帝二十天沒上電視了——「記者」們一日不見皇上，如隔三秋，想死皇上了（不曉得是想死皇上，還是想皇上死）。皇上「久不視朝」，那是一種什麼情況？

宋仁宗其實並沒痊癒，精神雖則好了些，病情還是一腳搭陽間大道上，一腳仍踩在陰間泥沼裡，讓醫生幫着拔腳出來。但仁宗不顧醫生囑咐，非得要召見宰相。他想給公眾樹立帶病工作的形象？他想給天下形成皇帝日理萬機的印象？仁宗不是這樣想的，他想的是：「我活着，我有一副革命的好身體，足夠擔當起治國安邦的大責任、大使命。」

醫生給宋仁宗打了強心針，另有美容師技藝高超，略事修飾，一點病容也無。皇上便叫太監趕緊催左丞右相，來病房開會，「一日聖體康後，思見執政，坐便殿，促集二府宰相。」太監飛也似的跑到呂夷簡家，呂夷簡聽說仁宗病癒了，也是很高興。他是仁宗的宰相，他希望仁宗病癒，若不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若新帝登基，呂夷簡這個宰相還當不當的成，難說。呂宰相聽說皇上能視朝了，他是打心底裡高興的，他喜皇上之喜，憂皇上之憂，面露喜色，滿面春風，「祝吾皇健康永遠健康，祝吾帝萬歲萬萬歲」，呂公心存此願，我們不用懷疑。

不過不太好理解的是，皇上病癒，這是呂公的大喜訊，呂公當喜不自禁，開二百五碼，亟不可待去見仁宗才是，第一個趕到仁宗面前去，那仁宗會多喜歡，燒香要燒第一炷嘛。呂公卻是慢騰騰的，在家裡挨、挨、挨，挨時辰，讓太監等了好半晌，才動身。到了路上呢，太監走雞跑步，他卻走鴨行步，一步一搖，一步一擺，一步一步，搖搖擺擺，那慢吞吞的模樣，急死個人。皇上交代了，要宰相快去的，這裡宰相卻在挨時間，那是什麼事？首長首長，快點快點，「中使數促公」，呂夷簡倒是，不催還好，越催越走得慢，腳步當是二百五十碼啊，他卻掛在三、四碼上。同行的另外一些大臣也急起來，一個勁地催呂宰相快快快。呂宰相呢？原來腳步是三、四碼，大家一催，他放慢到一、二碼了，「同列亦贊公速行，公愈緩步。」

呂公鴨行蟻步，步行到皇上的病房兼臨時辦公室，挨罵了，仁宗罵呂宰相帶頭拖拖拉拉，作風不像樣，「久疾方平，喜與公等相見，而遲遲其來，何也？」皇上說話雖輕，怨卻蠻重的，皇上等那麼久，心裡難免煩躁。惹皇上心煩，那是職場大事故。同事都向呂夷簡瞪眼珠，怪就怪他嘛。呂夷簡卻從容答道：「陛下不豫，中外頗憂，一旦聞忽召近臣，臣等若奔馳以進，慮人驚動耳。」

人說「人有三急」，其實有四急，奔喪啊，奔喪當是一大急，若喪考妣，那人不心裡急如螞蟻，腳步急如流火？平常人家三災兩病，不是什麼事；皇上患個感冒，就有可能引發政治地震。皇上稍稍咳嗽一聲，便有很多人聽風是雨，探病是歿（病歿病歿，病與歿是相連的），早早給皇上料理後事了。怎麼料理？您懂的。仁宗病了這麼久，突然之間，喊人入宮，人人都急如星火，要趕去記遺言也似。呂夷簡將此說得很輕，說只是「慮人驚動」，其實何止讓人驚動？「執政倘急劇奔命，外廷耳目駭驚，必有妄生擬議者。」也何止只有妄生擬議者？那些給仁宗「準備後事」準備了很久的人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或許會趁機槍炮齊轟，搶班奪權，帶領禁衛軍衝進宮來，發動政治地震，政局大震動呢。

呂夷簡的步子裡，飽含着皇朝政治的密碼。其步速穩，安步當車，則其政治也就安穩，沒誰想到皇上暴斃，穩政派頓時放了心，皇上沒事，心不用提到嗓子眼；奪權派暫且死了心，皇上還沒死啊，心還得踩到褲襠裡頭，不能露出來。若是呂夷簡腳步快，或許快一秒幾秒，奔馳以進，那宋仁宗的政權，被秒殺的概率便增高。一秒即殺，一刻即活，呂夷簡的腳步快一秒，仁宗政權可能被秒殺；呂夷簡腳步慢一刻，仁宗政權還能繼續慢生活。

這不是八卦。皇帝的任何細節，素來都能引發大局。新聞記者愛搞猜疑，政治老手愛搞猜忌，一點點小事，也必然給無限制解讀，這並不始自呂夷簡，也並不會終於呂夷簡。皇上穿了一身儒服，固可解讀為帝國要以儒學做治國指導思想了；皇上的腦殼上被風吹亂了一根毛髮，定會被解讀為皇上心亂了，陣腳亂了，陣營亂了，微信以一秒上萬次瘋轉了。皇上一個字，會被人嚼、嚼、嚼，不也嚼成萬字宏文，嚼成一本專著嗎？政治無聊客多，一個勁地去盯着皇上汗毛多了幾根，少了幾根；政治的無賴客，尤其多又多，他們時刻覷覦關於皇上的任何微小情況，若有些異色異動異樣，他們的心便蠢蠢欲動了，槍啊炮啊，自然也隨心而蠢蠢動；心動了，槍動了，那政治不大動盪了？

國朝政治有點亂（什麼人都有），多有負能量（看那些伺伏政局，時刻準備着趁火打劫的便知），不過呂夷簡是正能量，大宋政局能在危機四伏裡保持穩定，靠的是他，「仁宗初立，太后臨朝十餘年，天下晏然，夷簡之力為多。」這不是虛話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張小板

亦有可聞

■吳翼民

年　戲

臘月封箱（戲裝箱），新年開箱，這是從前戲班子的規矩。四十年前我在一個縣劇團演戲的時候大抵沿襲了這個規矩。那時的天氣遠比現在冷得多，三九嚴寒演戲的和看戲的都吃不消。劇場沒有暖氣，觀眾在場子裡凍成冰棍狀，演員在台上也凍得瑟瑟發抖，掛兩管清水鼻涕，能把戲演出色了嗎？挨到新年時節，天氣依然冷，「老虎牙」（老虎灶前掛的冰凌柱）依然尖利，卻是演戲的最佳時光。那時沒有什麼娛樂活動，連電視也看不上，觀眾把看戲視作過年的一大景致，劇團則把演戲視為為人民服務的光榮任務。

■年戲之一《沙家浜》。 網上圖片

大年夜集體吃年夜飯，吃罷年夜飯就裝台，演員們把精神養得足足的，等待着年初一下午的開場鑼鼓，或者年初一早晨就到劇場舞台把戲蹭上一遍，免得新年新歲開場出點差錯對不住觀眾，也免得損害了「樣板戲」的光彩。後者是政治任務，是苟且不得的，不過前者似更重要，因為演員們的親朋好友都會趕來看戲慶新年的，好些青年演員已經處上了對象，正好在對象（包括對象的父母和親戚）面前露個臉兒，新年演戲出了洋相有多難為情。

小縣城的新年真是熱鬧，四鄉八村的農民都湧向縣城，他們分紅有了錢，手頭就闊綽，百貨公司摩肩接踵買長買短，飯店酒肆呼幺喊六神采飛揚，自然的，劇場內外也是人頭攢動笑語喧嘩。儘管是《沙家浜》或《智取威虎山》之類的「熟湯戲」，劇場門口猶然高掛起了「客滿」牌子，還有人嚷嚷着要「加座」，「加座」也告罄，就出售「站票」。這當兒劇團裡的人就吃香了，「近水樓台先得月」，人人手頭都有一沓好戲票。好戲票孝敬各自的關係戶，如飯店掌勺的、魚行開票的、布店剪布的……以圖個有來有往，至於至親好友則鑽個空子免票看白戲。人人都心照不宣，領導也眼開眼閉，免得傷了和氣、拂了新年的喜氣。

看白戲算得那時演員的一大福利啦，演員們預先把看白戲的人帶進了後台化妝間，未及戲開場，就在舞台「耳朵」（側台）或燈光台不礙事處按下「伏筆」設了「雅座」，以不影響演出為度，如果誰違了規，讓看白戲的親朋好友影響了演出，領導追究起來就「害鄉鄰吃薄粥」，弄得人人沒趣，甚而會就此斷了大家的這一福利。親朋好友們以坐在舞台的「耳朵」裡看「側幕戲」為榮，幾乎是零距離接觸了演員和戲情，有的還幫劇團做做下手，如搬個佈景壓個鐵砣，有特長的可起個「效果」，如幫擬《沙家浜》第四場的群眾逃難聲和犬吠聲，不過，這要得到舞台監督的認可。有位演員的鄉下親戚善擬狗叫，便被舞台監督「欽定」為狗叫的效果，另有一個朋友在擬逃難聲時噗哧笑了起來，立即受到訶責，被攆離了舞台的「耳朵」。所以看白戲的朋友最好還是安分守己，靜靜享受這份福利。

演年戲時劇場裡熱鬧，後台也熱鬧，一架火爐燒得通紅，候場的演員們圍爐而坐，爐子上燉着蛋餃肉圓雞湯蹄膀湯之類，香氣四溢，令人愉悅，這是演員們輪流在準備着午飯、晚飯或夜宵。新年演出真是飛俏，經常加場，有時早中晚開三場，演員們就不卸妝，就在後台吃飯，好在每人都備有年貨，現熱現吃，非常實惠，倘有要事上街，也懶得卸妝，管他演的阿慶嫂還是少劍波、刁小三還是李勇奇，都走到大街展覽啦，或粉白霜霜、或面紅堂堂，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裡聽憑別人指指點點，還挺有榮耀感哩。此情此景也可謂新年小縣城之一景也。

詩意偶拾

探　春

■俞慧軍

看見春天
看見春水蕩漾冰凌的門扉
歸雁馱着藍天與白雲的笑靨

看見春天
看見柳絮潛入春風的懷抱
春雨淋濕了桃花三月的思戀

看見春天
看見春光沐浴葱鬱的稼禾
布谷唱響田園婉轉的春曲

看見春天
看見更生生的原野跳起春之舞
春陽下正演奏一曲曲春之歌

看見春天
看見春風拉着老人和孩子的手
穿過春光明媚的林道和街坊

看見春天
看見春蕾綻放的伊甸園
生長着一對對綠意盎然的翅膀

來鴻

■董改正

陽台・月台

喜歡陽台這個「溫暖」的名字。

在一個無風的冬日，搬一把椅子，靠在陽光灑滿的平台，翻翻書，喝喝茶，閉目想想心思，體會高屋建瓴的視角，都是極好的享受。若是春夏秋日，陽光傾瀉如簾，樓高景美，憑欄遠眺，看遠山長河，聽風聲鳥語，都沒有辜負「陽光之台」的美好。陽光，染髮成金，心懷澄澈，此身極暢，此情極美。

可是，很多時候，陽光寂寂，陽台空有。

月台是憂傷的。

月光不是物質，而是心情，是詩歌，是含蓄，是模糊，中國是月亮民族，西方是太陽民族。我們有骨子裡的優雅，骨子裡的憂傷，骨子裡的「不器」，骨子裡的務虛。月台連着正房的前階，它是建築的基礎，是建築的一部分，它是連着實用的浪漫。這個平台承接月華風露，寬敞而通透，略無遮攔，宜於賞月，故稱月台。

月台，是古中國的詩歌道場。

陽台是現代建築的構件。城市需要人多，人多機遇更多，我們才能通過互惠互相滿足。我們不得不捨棄庭院，住進可以滿足一切生理需要的住宅裡。關上門就是自己的世界，打開門便與世界相連，在開門關門之間，陽台是介於出入之間的雙棲，身心自由，現實而詩意，封閉而相通。但終於是戒備的，睡覺時，陽台到客廳的門，是要鎖上的，而開着安全的、給心靈透氣的窗，像一隻眼，望着廣漠的蒼穹。

這是現代的陽台，渴望交流又狐疑地戒備，渴望自由又怕失去安穩。出入之間，陽台上陽光流淌，片刻的神遊八極，便算是馳騁於心靈牧場。

月台是古詩的場景。那時候人來人往，騎驢或舟車，因為慢，所以有詩歌。「未央樓殿倚天開，東北偏高是月台」，這是殿前月台；「呼匠琢山骨，臨水起月台」，這是水邊月台；「上月台而遺愛，登雲景而忘老」，這是山上的月台。月台清幽，月色清冷，表裡俱冰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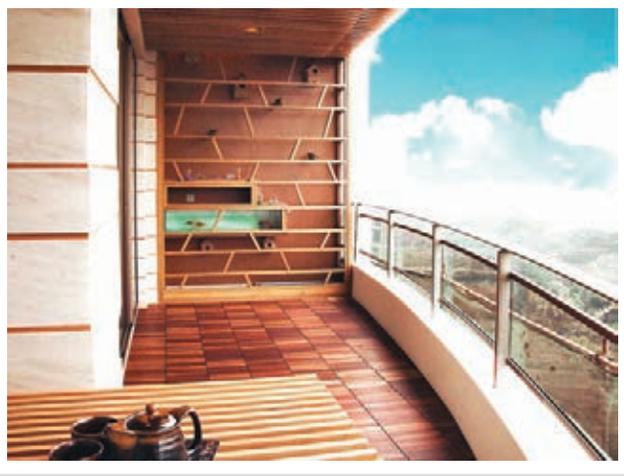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已經丟失了月台，在霓虹和街燈下，月色遁去，於無人處凝結成霜。是物質匱乏不如古人？是人性蛻變已成今人？月色無聲。

不可阻擋。陽台不可阻擋，我們都將住進帶有陽台的住宅；陽台不可或缺，它讓我們感知陽光的美好和重要，感知詩意棲居的內心呼喚，感知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像植物光合作用一般需要照耀。月台成了新式語境裡的名詞，用來供遠行的旅人登上火車，踏上征程。那也是人生，是進取，是逃離，是去，是來，是離別，也是相聚。這個「月」字，倒是保留了詩意。是的，人生需要一次說走就走的遠行，但卻需要送行和挽留的目光。月台，月台。

灑滿陽光的陽台，曬被，曬香腸曬臘肉，曬花花綠綠的衣服，曬的是生活的細節，曬的是對美好的期盼，遵循的是千萬年自然的法則。栽盆綠植，養盆花草，是迎合了陽光的性情，陽台就有了小自然的味道。還有陽台大的，有人種了菜園，有人做了花圃。都好，只是別堵塞了自己迎接陽光的路。現實，需要一點空白才疏朗，就像畫的留白。

洩進陽光的陽台，也可以流入月色。如果心安靜，如果可以拒絕充滿夜的誘惑來到陽台，陽台就成了月台。看人間燈火，看天上星河，月色流貫，體內潺潺有聲。在現實之外，擁有精神的豐贍；在喧鬧之餘，傾聽心弦被風拂動的天籟。

懷舊，但不拒絕新生；尚時，但不忘記過去。不能拒絕滔滔的現代，便畫為陽台夜月台，在虛實之間，在現實與精神之間左右逢源，保持接觸，保持清醒，保持對話，保留詩意，做一個現代的古人。


■灑滿陽光的陽台。 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■龔敏迪

香海棠

椰風海韻公寓的走道裡裝飾了許多番木瓜的圖案，每次走過，我都會想起一唱三嘆的《詩經・木瓜》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」

和番茄、番薯、閩南人稱呼玉米的番麥等等一樣，前面加一個番字的，大致都是明清之際引入中國的，其後則大概都要加個洋字，比如洋火、洋釘、洋槍之類，唐代前後就會叫胡字，比如胡椒，胡瓜，胡琴。番木瓜是與木瓜不同的，記得《詩經》中的這首詩，是因為木瓜與海棠有關。張愛玲說：「一恨鰣魚多刺，二恨海棠無香，三恨《紅樓夢》未完。」 但香海棠卻屢屢見諸記載。

按照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說：「津潤味不木者為木瓜；圓小於木瓜，味木而酢澀者為木桃；似木瓜而無鼻，又大於木桃，味澀者為木李。」木瓜又名貼梗海棠，木桃為木瓜海棠。唐人錢起的《重贈趙給事》詩：「能迂騶馭尋蝸捨，不惜瑤華報木桃。」投我以木桃、木李，回報則不惜瑤華，演變為成語「投桃報李」則似乎已經不肯付出更多的回報，而且那種桃李也不像今天的桃李那樣宜於食用。

■香海棠失傳已久。 網上圖片

海棠為四川盛產，有「蜀客」之稱，唐人吳融說：「蜀地從來勝，棠梨第一花」。陸遊則把海棠擬人化了，他說：「蜀姬艷裝肯讓人，花前頓覺無顏色」，而且蜀地還有與眾不同的香海棠。唐嘉州刺史薛能《海棠》詩說：「四海應無蜀海棠，一時開處一城香。」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也說：「嘉州海棠色香並勝，猶如香海棠國」。不僅嘉州，唐朝的《百花譜》還說：「海棠為花中神仙，色甚麗，但花無香無實。西蜀昌州產者，有香有實，土人珍為佳果。」香海棠出現於唐人的記載之後，到了宋朝，蘇東坡在黃州有《海棠》詩：「東風裊裊泛崇光，香霧空濛月轉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。」相傳還曾手植一株香海棠於常州居所。光緒年《榮昌縣志》有「昌元八景圖」的「棠堰飄香」，並有謝金元詩：「地接巴渝據上遊，棠香自古屬昌州。」所以榮昌有「棠城」之稱。一直很羨慕「昌州香夢接嘉州」，所以多次在嘉州的樂山、昌州的大足一帶探尋過香海棠的蹤跡，直到2010年底看到《重慶商報》懸賞十萬尋找失傳已久的香海棠，才知道香海棠已經消失了。張大千也把香海棠作為家鄉的名片，曾說：「我家香國為鄰國，天下海棠無香，獨吾蜀昌州有香，志稱海棠香國，與吾邑接境。想到花時意便消，長恨少陵無性，一生不解海棠驕。」他提到杜甫一生不言及海棠另有原因，而且在成都的他也未必知道有香海棠。不過我因此明白，香海棠和牡丹等名花一樣，都是要通過嫁接培育的。許多美好的東西，都需要不斷吸收不同的成分才放出異彩，不然就會退化到原始狀態去。